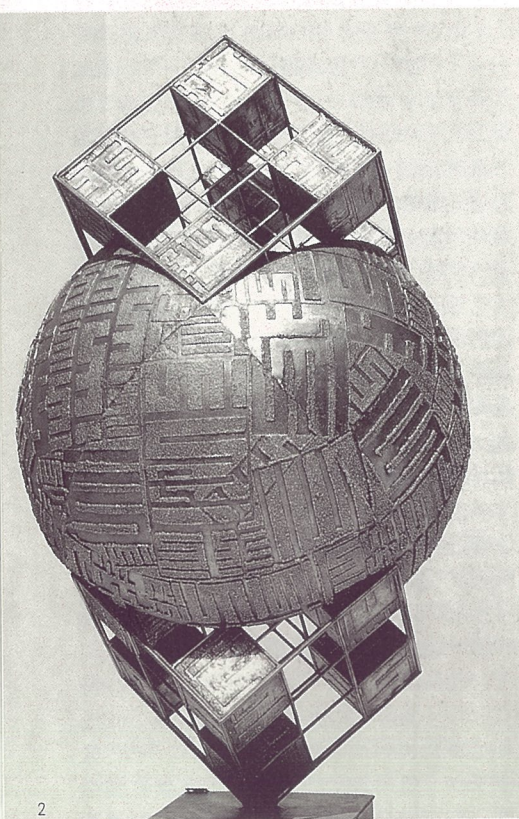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女大十八变

——如果把当代艺术比喻为一个人  
◎姜楠

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t



如果把当代艺术比喻为一个人的话,那么,他的头脑便是杜尚:聪明、智慧,带一点狡诈;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便是安迪·沃霍:像狐狸一样敏锐,时刻紧盯现实的点滴变化,并迅速地果敢地做出反映。而心脏,毫无疑问该属于博伊斯:源源不断地给身体提供所需的活力,并且这是颗强健的、吐故纳新的心脏,勇于自我解剖、不断进取和呈现无限的开放性。正像我们了解的那样,当代艺术的整个肌体始终处于一种与外部存在互动的关系中,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进入艺术家的视野,甚至当存在本身的趋向仍不明朗时,艺术家已经提前揭示出来。一个具体的事例是,美国年轻艺术家马修·巴尼将生物学运用到自己的作品,其观念涵盖了宗教、环境和人的生存处境。其实,当我们谈论当代艺术时,很多时候根本无法拿到结论,即使获得结论,它也会在瞬间被超越或淘汰。

杜尚开辟了当代艺术的途径,他也许没有料到,他的反叛会有如此之多的继承者;如果再做个比喻的话,当代艺术的循环系统已经越来越复杂:从架上走向空间,装置、行为、图片、影像、新媒体等等,它需要正常的消化,需要正常的排泄,那些被消化被排泄的废物通过肌体蒸发到广袤的空间里,飘落在人们的生活环境里。反叛一词在当今的语境中已经失去对应物,但是一些艺术家却乐此不疲,将反叛当作极端主义的借口。几年前,南京有位艺术家钻牛肚子,而在上海双年展的外围展上,有艺术家把死婴喂狗。当然,在艺术的名义下艺术家的肆意妄为做法不胜枚举,他们冲击人的生存底线、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,目的究竟是什么?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艺术家达米恩·赫斯特劈了绵羊、鲨鱼仍不过瘾,还异想天开打算用他祖母的尸体做作品!我想最简单的道理是,假使人的生存权利遭到艺术的歪曲,艺术被柏拉图扫除出他的理想国就显得非常合理。

有些批评家正确地指出,当代艺术不仅是时间上的断代,更具有文化类型学上的意义,也就是说,与传统艺术相比,当代艺术已经无边无际,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失去边界,每一个被人们认为是成功的艺术家都是一个个案,就如美国的法律,出现某个不同的案例便会制定出相应的法案。但是,当代艺术的复杂性不光体现在判断和标准的模糊,更主要的是她完全排斥归纳、排斥总结和排斥稳定。无论从展览会上,还是在画册

上,我们都无法进行有效的比较,安迪·沃霍怎么与博伊斯做比较?李希特如何与赫斯特相比?正如我们肌体的每个部分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生作用一样,综合起来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,就当代艺术的全貌而言,恰如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观点: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。个案也好,不可比也好,都显示了当代艺术的生态背景所展开的巨大空间,从结构的学说来看,资本、机制、自由和解放,造成了艺术前所未有的繁荣;但从另一方面看,危机正潜伏在繁荣的后面。

1896年首届威尼斯视觉双年展举办,掀开了艺术(这个人)头上的沉重的帽子,头发自由地随风飘摆,阳光直接照耀头顶,这是最初的信号。其后,欧洲的卡塞尔文献展、昆士兰双年展相继拉开帷幕,而在艺术上只能算做“第三世界”的亚洲,日本福冈双年展、韩国光州双年展,包括台湾地区的台北双年展,也在大造声势。上世纪90年代,中国大陆接连举办上海双年展,成都双年展。随着新世纪的到来,广州、北京、江苏等地都开始了三年展和双年展。法籍华人费大为曾按中国的地名罗列了1096个双年展,其中不乏戏谑和嘲讽的成分,但无疑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:由于这样的广泛和浩大的造势,成了推动和促进当代艺术在中国生根开花的强劲因素之一。2003年,中国政府正式决定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设立中国国家馆,事到如今,以往在地下苦苦挣扎的当代艺术终于被名正言顺地接纳了,用有的批评家的话说,当代艺术被“国家化”的结果,将带来普及上便利和对抗上丧失,艺术家在当代艺术这个肌体上可以安身立命了。

我经常盘旋着奇怪的想法,在当代艺术的肌体上,我为何对两个穴位特别感兴趣呢?一是英国的乔治·吉尔伯特,二是德国的伊娃·阿黛尔。关于前者,评论得太多了,他们的鲜明的独特的图式在当代艺术中占有牢固的一席之地;而伊娃和阿黛尔则是近年来才受国际艺坛注目的人物,他们的观念跃出了一般意义的艺术态度,被官方及主流艺术冷落,几乎没有批评家敢冒风险为他们撰文,但他们对艺术的信仰坚定不移,甚至不惜生命为代价,“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都是博物馆。”——他们把博伊斯的观念又向前推了一步,因此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尊重,当人们迷惑地迂阔地谈论他们的性别时,无形已参与进他们的作品里了。这并不是另类,在当代艺术的整个系统中,各种因素互相起着作用,假设最初的艺术家是面对抗性

所吸引,像凡高的典型例子,而到了现在,艺术更多地是为了融入,并不是说当代艺术家普遍缺乏信仰,这是社会性的结构性的问题。例如,杰夫·昆斯混水摸鱼般地爬上了岸,进入了我们的视线,在这个金钱万能的社会左右逢源、风光无限,他比安迪·沃霍表达得更直接更露骨,他把资本、媒体和公众全给耍了。究竟什么时候他会被当代艺术的肌体排泄出去我们不得而知,但有一点,凡高时代过去了。

伍尔夫说过,时代仿佛对某些人格格外恩赐。的确如此,我相信谈及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,不能不首先想起方力均,想起他的光头符号。显然,方力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,当时代伸手抚摸他的光头时,他便立即撒娇似地往掌心里钻。前面说过,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走向地面,并走上红地毯,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家手中的一张牌,昔日的反叛者成了今天的座上客,其中蕴涵着另一种寓意。我们眼前晃晃悠悠飘过数不清的名字,有国际化的:蔡国强、徐冰、谷文达、黄永砷、陈箴、张洹等等,有国内的:张晓刚、方力均、王广义、张培力、杨福东、邱志杰等等,在当代艺术这个肌体上,他们所占据的位置或大或小,除了我喜欢的黄永砷之外,其他人很少能够做到真正的自觉,即使是大红大紫的蔡国强也不能避免讨好西方的嫌疑。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版本的影响力太过强大,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身尚未发育成熟。谷文达说:“你若要成为出类拔萃的艺术家,做自己的作品,你就必须放弃这些可能会暂时给你带来轰动效应的短期操作心态。他人的兴趣、政治形势的发展、文化状况等等都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素,主要观念还是你的信仰。这样你的作品就有连贯性,在一条线上不断挖掘和提高。”话虽如此,中国当代艺术家要在实践上和心态上贯穿一致,恐怕还得有待时日。

回到我的题目,如果把当代艺术比做一个人,头脑、五官、心脏这些重要器官都先验地具备了,接下来该做什么?该怎么做?德国女哲人罗莎·卢森堡曾这样优美地说过:“不论我到哪儿,只要我活着,天空、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跟我同在。”我们可以克隆一个人吗?或者再造一个全新的人?无论如何,当代艺术在向前行进的过程中,新的生命、新的印记都将绽放和展开。



1. 30 油画 萨姆·弗郎西斯
2. 平衡 铜和金箔 阿明·古尔吉
3. 梦想 大理石 施瓦格尔·库特
4. 神谕 综合材料 马可

